

華人留意!中國賬戶存款超過1萬美元要申報,包括微信和支付寶,否則罰款一萬起跳

美國國稅局在10月1日發布消息稱,任何在美國境內的稅法定義居民和法人實體,需要在10月15日之前提交《國外銀行和金融帳戶報告》(FBAR)。

也就是說,只要是美國的納稅人,不管是美國公民還是綠卡或持工作簽證者,包括有報稅的留學生在內,按規定都需要向美國稅務局報告其海外賬戶的存款。報告存款不會被征稅,但如果隱瞞不報,將來被查實的話可能面臨巨額罰款。

《國外銀行和金融帳戶報告》,英文全稱是Report of Foreign Bank and Financial Accounts,英文縮寫FBAR,華人將它「親切」地譯為「肥爸條款」,它是專門審查美國納稅人的海外收入情況,與稅表不同,它需要單獨申報。它的觸發門檻只有1萬美元,只要海外存款超過1萬美元,都需要申報。

問題一:什麼人需要申報?

只要是美國的納稅人或者納稅實體,海外存款額超過1萬美元,都需要申報,它包括——納稅人:美國公民美國綠卡持有者美國工作簽證持有者(有工卡、已報稅即算)部分留學簽證(CPT,有工卡,可在校內打工,並報稅)非法移民(沒有SSN,使用ITIN號報稅)納稅實體:跨國企業

問題二:什麼算是海外賬戶?

「海外賬戶」包括廣泛意義上的金融賬戶,包括銀行賬戶、股票賬戶,在電子銀行發達的今天,也包括加密賬戶、支付寶和微信賬戶等。

問題三:如何申報?

《國外銀行和金融帳戶報告》,英文全稱是Report of Foreign Bank and Financial Accounts,英文縮寫FBAR,華人將它「親切」地譯為「肥爸條款」,它是專門審查美國納稅人的海外收入情況,與稅表不同,它需要單獨申報。它的觸發門檻只有1萬美元,只要海外存款超過1萬美元,都需要申報。

符合資格的報稅人,可以選擇到給自己每年報稅的會計師事務所直接申報,也可以自行去國稅局官網同時填寫「fincen form 114」以及「8938表」。

問題四:為什麼deadline是10月15日?

事實上,申報海外賬戶的截止日期和報稅一樣,都是4月15日,但今年由於疫情原因,自動推遲6個月,所以截止日期順延到10月15日。

問題五:為什麼今年特別「風聲鶴唳」?

聯邦政府每年都資不抵債是眾所周知的,如今欠下的債務已經超過28萬億美元,拜登登上台之前打著的旗幟是「加稅、加稅、再加稅」!

這種加稅不止是針對企業進行加稅,就連普通納稅人也不放過。為了監控個人財務,拜登

政府甚至提出交易額超過600美元,就要向國稅局匯報的荒唐提案,雖然目前遭到一大堆眾議員抵制,但抵制的只是交易額度太低,目前傳出的修改方案是將交易額提高到「1萬美元」,也就是說,居民購買汽車等大宗商品,就要向國稅局報告:你這錢哪裏來的?如果是領低保的人,哪裏來的錢買寶馬?

因此,今年國稅局一「提醒」,社會輿論開始關注,也就讓人有種「風聲鶴唳」的感覺。

問題六:不申報會受到什麼樣的懲罰?

如果不申報海外資產,會面臨巨額的罰款,在法律上沒有「忘記」一說,就算是「忘記」申報了,處罰金額「起步價」就是1萬美元,嚴重者還可判處10年以下刑期。若故意不提交申報的納稅人,處罰10萬美元或者賬戶金額的50%(二者選擇較高的值)如果故意不提交行為嚴重者,將面臨刑事和民事共同懲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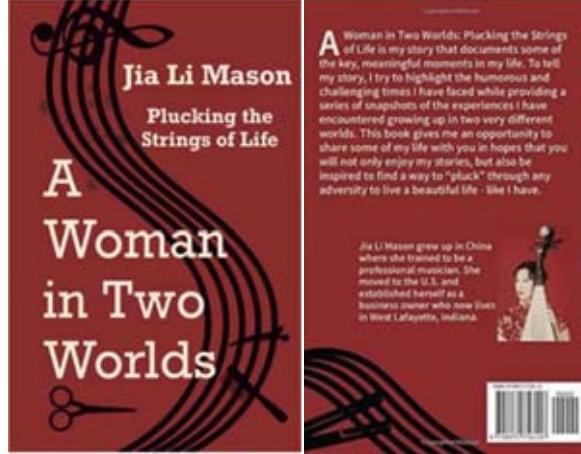
Original 明報加拿大 明信號

大陸移民著書講述在美生活家庭事業和心路歷程

近日來自中國北京的原中國評劇院的琵琶演奏家李佳女士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書《兩個世界的女人》英文名“A woman in two worlds”書中詳細記載了她來美國以後的生活工作情感等等

這本書記錄了李佳一生當中一些至關重要而又意義非凡的時刻。為了更好的將讀者帶入到她的故事中,突出描述了她所面臨充滿挑戰的那個時代。同時提供了許多她在這兩個截然不同的世界中所經歷的一系列寫照。故事的開始,李佳女士作為家里五個孩子中最小的一個是被家里人疼愛寵溺着長大的,之後她成為了一名專業音樂家開始了琵琶演奏的生涯;到後來只身一人來到美國與前夫團聚,最後在撫養三個孩子的同時努力提陞自己,以求生存,在這個完全不一樣的國度經歷了一系列地掙扎之後擁有了她現在的美好生活。

而在人生的這條旅途中,李佳女士也反思了她從一名音樂家成為一名理髮師所失去的和得到



的,以及這對她的影響,她試圖強調女性堅持努力工作的重要性。因此李佳女士詳細地介紹了她是如何艱辛地熬過一系列低薪的工作為家人謀生的

經歷,她想表達的總體主題是克服逆境和永不放棄的理念。

同樣在這本書中,我們也將分享那些在生活中遇到的許多美好而有趣的人和事。他們其中的任何一位都對她的生活和成長產生了極大影響。從這些人中,她學習到了很多人生的道理,這些對她在之後創立自己的事業均有很大幫助。為此,她將永遠珍惜並感謝。

李佳女士始終強調幫助他人的重要性,以及盡她所能給他人帶來的歡愉。有時,這也會成為自己的幸福。這本書讓我們有機會與您分享李佳女士的一些獨特的生活經歷,希望您可以喜歡她的故事,並且從中受到一些啟發,找到屬於你的一種方法來“克服”任何逆境,就像李佳女士一樣,在經歷過風雨之後,總能擁有屬於自己的幸福生活。

目前此書已經在亞馬遜上銷售,希望作者李佳移民美國後的經歷能夠對您的生活有所啟發和幫助!



留學生來美國需要“勇氣”

習,她就開始覺得吃力了。

但面對線下授課,已經回到校園的馬一萌也依舊憂心忡忡。“我心裡也還是非常不願意回美國線下上課的,因為這邊疫情很嚴重,我也很留戀國內舒適的生活。”

“肯定線下好啊!”南加州大學的應用數學系新生曹藝凡興奮地說,“線上就不用說了,肯定有各種偷懶的辦法,但線下就是真的可以學到腦子里去的。”

曹藝凡也是美高生,疫情期間,她咬咬牙,在美國居家完成了高中學業。與路吟熙的學校不同,曹藝凡認為她的學校已經在很盡力地提陞網課的質量,只是她依舊能感受到線上和線下之間不小的差距。

由於疫情,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機械工程系的教授杰里米·布朗只能遠程上課

“上網課的話,我每天的目的就是完成作業,拿到GPA,根本不會去想多理解一點,能應付一點就應付。但現在線下上課的話,我是真的會思考你上這門課的意義是什么?你到底在學什麼?你為什麼要學?你就想把它弄懂。”

曹藝凡也曾一度擔心南加大今年秋季是否會全面開放,畢竟加州的疫情壓力並不小。但如果學校選擇關閉校園的話,曹藝凡也有後備計劃。“南加大與上海交通大學有線下課堂的合作,如果去不了美國,我也一定會想盡辦法在國內線下讀的。”

“躺平式”防疫:跟網課說拜拜,也就意味着跟感染概率更高的教室說“Hi”。

儘管美國的新冠確診病例每天都在成萬增加,但不少高校依舊保持樂觀。密歇根大學安娜堡分校教授兼首席衛生官普雷蒂·馬拉尼就表示:“我們比去年秋天的情況好了數光年……在健康和安全方面都有了顯著進步。”儘管大學校園中可能仍會出現新冠病例,但馬拉尼預計,“這將只是一種滋擾”。

把新增病例看作“滋擾”,這的確是美國式心態。幾位在美的留學生也都表示,美國人基本都在“躺平式”防疫。

“打過疫苗他們就不怎麼管了,沒打也行。”路吟熙表示在紐約大學,只要在室內戴口罩,並且隨身攜帶疫苗證明(紙質版或電子版),基本上就出入自由、通行無憂。

她弟弟在今年入學美國高中時,因年齡太小,甚至沒打疫苗就到了美國,落地之後才安排接種,但姐弟倆都沒被要求隔離。

“都只是說建議隔離,事實上也沒人管。”路吟熙認為,美國這次的確為國際生放寬了不少政策,但這也有利有弊。“這邊大家都普遍比較放鬆,也不怎麼戴口罩。”

在另一端的南加大,曹藝凡表示當地的防疫政策已經比她去年回國時完善了很多。“他們現在已經算很緊張了。”每周,曹藝凡都需要至少做一次核酸檢查,並在網上填一張問卷調查。

查,拿到一個類似於國內健康碼的二維碼,才可以進入教學樓。

“肯定比之前的鬆散要好很多,但也有不到位的地方。”曹藝凡稱,這個二維碼並不會實時更新,而是每周一更;在刷碼進出時,也基本上沒人來核對這個碼是否由本人攜帶。

“在美國時會感覺身邊好像沒有疫情,但身邊其實真有疫情,那些數據也不只是數字。”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的新生董家恩告訴記者,她室友的導師因為是“密切接觸者”,在上周取消了一節輔導課。

美國第一個強制要求學生接種疫苗的州

作為疫情“風向標”的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提供了全球各國病例追蹤的數據指南,但在大學校園里,董家恩卻感到很多師生對學校防疫措施不耐煩。“很多這里本土的學生,甚至是老師,都是一出教學樓就摘口罩,或者平時也不好好戴着口罩。”

第一天入住宿舍時,董家恩的宿管就跟他們說,他必須跟學生說一遍學校的防疫規矩,緊接着,宿管還說:“我知道大家都覺得很煩,我也不想室內戴口罩,但是為了繼續線下授課,我們必須這樣做。”



這讓董家恩感到有些詫異。“這就好像他們不覺得做這些是為了保護自己和身邊的人,而是因為他們想要做別的事,所以現在必須按規矩行事。”

董家恩還發現“刷二維碼進教室”的不少紕漏。“其實綠碼就提兩個問題,先問你最近有沒有感到不舒服,再問你有沒有接觸到感染新冠的人,就這兩個問題,填完就變綠了。”

與南加大不同的是,約翰斯·霍普金斯的二維碼會每天更新,但bug也很明顯。“如果你今天沒填,你的碼會變紅,但學校也不會因此不讓你進教學樓。他們只是會給你發個郵件說我們知道你進教學樓了,但你是沒有綠碼,然後學校會再問你兩個問題,都填好後也同樣能過,所以我並沒有覺得這種規矩很嚴謹。”

南加大的學生需要憑藉“Trojan Check”二維碼進入教學樓

更讓董家恩有些惱火的是,學校的疫苗政

策反復不定。在開學前,該校的防疫規定基本上是打了疫苗都行,但就在8月19日,學校突然宣佈只認證美國食藥監局(FDA)批准的疫苗,也就意味着大部分國際生都需要補打輝瑞、莫德納或強生的疫苗;學校還規定,所有學生必須在10月1日前至少接種第一針。

董家恩剛在中國按規定接種完疫苗,希望至少等半年以上才混打其他類型的疫苗。而學校“一刀切”時,並沒有告知學生混打疫苗的副作用,僅表示“我們學校的醫學專家認為,混打疫苗不會對人體有害”。

“這讓我們很不知所措。因為這事,學校的中國學生會還給學校寫了郵件,問可不可以延期接種,但學校也拒絕了該請求。”董家恩感到很無奈,“我還是希望學校可以稍微通融一下,這都是剛出的疫苗,在短時間內混打,我覺得並不保險。”

治安堪憂:現在跟美國人談疫情有多嚴重,對方可能都已麻木。路吟熙坦言:“我覺得新冠已不可怕了,因為紐約有更可怕的東西。”

才剛到紐約沒多久,路吟熙就在地鐵站遭遇被搶。“當時我在地鐵站的機子上給地鐵卡充值,充完之後,卡剛一吐出來,在我後面排隊的一個黑人男性就直接拿走了。”

當時我整個人都有點懵,也沒搞清楚發生了什么,就讓他跑了。”路吟熙之前在美國讀高中時,從未遭遇這種事,回想起來還有點難以置信。

“我知道現在是特殊時期,好多人說因為疫情,富人都從紐約搬出去了,剩下的很多都是窮人和流浪漢,治安也變得很差勁。”

疫情期间,纽约市區的犯罪率上升明显:在今年3-4月,枪案数量同比上升95%,杀人案上升60%,强盗案上升54%。

然而,位于曼哈頓的纽约大學,卻在治安管理上稍顯鬆懈。路吟熙從教學樓走到宿舍大概要15分鐘,一路上她很少見到巡邏的警察或報警的裝置。警車和警察最密集的地方,反而是教學樓和宿舍樓下。“但在教學樓那兒又不可能遇到危險,在路上走的時候才會遇到危險。”路吟熙覺得,學校的治安機制沒真正起到作用。

相比之下,同樣坐落在危險地段的南加大,對於治安很投入。

入學時,曹藝凡聽過關於南加大的一個傳言,大意是說“能從這裡活着畢業就是奇迹”。“這肯定有夸張成分,但事實證明南加大校外真的很不安全。我基本每周收到一封學校發來的安全警報郵件,就是報告學校周圍或學校里又出現了搶劫等犯罪事件。”不過曹藝凡表示,這也導致南加大校內安保很嚴,至少她在校園內是感覺有安全保障的。

“幾乎每棟樓都有安保人員,深夜如果晚一點,進校園也會查你校園卡。每晚6時以後,如果在學校方圓十公里內用Lyft軟件打車,也都是免費的,就是為了讓你安全回家。在這方面我還是挺滿意的。”(看世界雜誌)